

浅议苏剧《钗头凤》

陈必智

「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……」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阙《钗头凤》，距今已八百多年，仍能使许多人为其感动，传诵不衰。话剧、戏曲和银幕上，都出现过这一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的题材。京剧《钗头凤》，已成为荀派六大悲剧之一；正在拍摄的影片《风流千古》，也是反映陆游和唐（婉）蕙仙的生活悲剧的。

一些剧种编演的《钗头凤》，我看得不多。但每次看这戏时，都有些想法，认为：要改编好这出戏，是不大容易的事。因为：首先是史料不多，在《宋史·列传》的陆游篇里，只字未提他同唐婉的那段孽缘；一部《剑南诗稿》，有关沈园情诗的也很少见；周密的《齐东野语》和陈鹤的《耆旧续闻》等宋人笔记中，虽然有陆、唐两人不幸的爱情遭遇的记述，但也很简略，尤其是陆母逼休唐婉的原因，只点出了「弗获于姑」，更关键的因素，也不清楚……要靠这有限的素材铺衍成戏，实在困难。其次，陆游是个伟大的爱国诗人，《年十二能诗文》，一生坎坷，屡遭权奸佞臣和投降派的怨恨、打击，仕途上一直是郁郁不得志，但是，他从青年到晚岁，始终以匡复宋室江

山、实现「九州同」为其不夺之志。他不仅在大量的行文上疏、赋诗填词中抒发激越的爱国热情，策划抗金扶宋之计，并且还有多年的戎马生涯的具体行动，直到八十五岁临终时，尚遗留下那首著名的《示儿》绝句，嘱咐子孙「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勿忘告乃翁」。如此爱国情深的人物，如果去突出渲染他那段缠绵悱恻、儿女情长的爱情悲剧，岂不是会损伤他在人们心中已树立起的爱国英雄的形象！

这次，看了江苏省苏剧团演出的《钗头凤》后，以上的那种「不易改好」的想法有些改变。

苏剧《钗头凤》的编剧郑拾风同志，在遵循历史真实和时代风貌的基础上，借鉴其它剧种同一题材的作品，放笔挥洒，没有将陆游和唐蕙仙降格写成为仅是风流倜傥、柔情似水的才子佳人，而是将国仇家恨糅合在忧国忧民、抗金扶宋的基调上，去塑造陆游和唐蕙仙的形象。

当然，《钗头凤》反映的是封建制度下产生的爱情悲剧，反封建应是全剧的主脑，是戏骨。可是，在陆游的一生中，这场悲剧不是他的主要经历。这场悲剧虽然断伤过他的感情，但并没

有就此影响到他毕生忠贞爱国之志向和行动。因此，在刻画陆游这一具体人物时，即使去写他不幸的爱情，也应当注意到这一特点，方能较准确地对待和评价陆游这位历史人物。苏剧《钗头凤》在这方面作了努力。作者在第一场的沈园「菊宴」里，就安排了一段北望中原、抒发爱国豪情的诗会。此外，还增加了两个人物：一个是岳家军中的狄英，另一个是在烽烟匝地的年月，离乡背井、日夜思念北归故土的孀丁李贵。狄英，是人民反抗朝廷的投降势力，坚持抗金的武装力量的象征；李贵，是蕴藏于民间的爱国思潮的形象化。他们的言行，点出了南宋偏安后，上层人物不思抗战，迫害忠良，而黎民百姓极盼御寇复国的社会风貌，这就使陆游的爱国思想有了厚实的社会基础。其中，李贵送行、从军、殉国的事迹，穿插在戏里，也没有使观众产生头绪太多，影响主线的感觉。因为那些事迹主要是通过一件道具——陆游赠给李贵的一袭寒衣——的运用来说明的。而这些穿插，对丰富陆游形象的真实感，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。

有些《钗头凤》的本子在结构情节上，没有

让陆游和唐蕙仙结婚，蕙仙被休后再适赵士程的情节也被删减了，陆母逼休蕙仙的原因，也只是强调了封建迷信的一面……也许，这样地去组织情节会收到一些演出效果。但是反封建的气氛却不强烈。苏剧根据宋人笔记所载，把逼休处理在婚后，加上再适的情节。看来，这种编写历史剧的创作态度是较审慎的。因为宋人



第五场：困途

陆游（周继翔饰）在壁上题写

《钗头凤》词，唐蕙仙（尹继梅饰）悲

恸不已。

（周纯炎摄）

笔记即使不足全信，但多少年来，还没有人对它提出过异议，所以还是有其参考价值。在描写导致逼休的原因上，苏剧减弱了某些剧本习用的恶尼进谗的那条线，增添了陆母、唐母两姑娘因一支金钗而失和的旧愆。这一增一减，颇具匠心。南宋间，佞佛迷信，盛极一时，是当时的时代特征之一；而宗法观念又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主要的思想基础。增减之间，不仅适当保留了时代的特征，强化了宗法观念支配下封建家庭里的明争暗斗，同时，使逼休有了可信的依据，增强了剧本反封建的感染力。

编写历史剧，同样需要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。苏剧没有把陆游架空在时代的典型环境之外去一味拔高，而是在他的身上赋与了爱和恨、亲和仇、喜和悲……等繁复交织的思想感情及矛盾纷纭的心理状态。第四场的一曲双敬酒、第五场的诉情题词、第七场的吊园伤逝，之所以演来感人，正是剧作者同演员在刻划人物上花了心血的结果。陆游在国事日非、旧梦难拾的悲怆境遇中，也曾有过「闲来时禹庙结伴纵情醉，……戴山寻僧话禅机」的消沉厌世的念头，虽然那只不过是闪忽一念，却是不可少的笔墨。有此一笔，就在揭示陆游的心理矛盾中，使人物有了性格，血肉丰实，而不是干瘪的瘦骨一把。

剧作者在着力塑造陆游形象的同时，也精雕细琢地刻划了唐蕙仙的柔婉，而又坚强的鲜明性格，超脱了一般才子佳人的窠臼。唐蕙仙是以爱国才女的形象先声夺人地出现在舞台上

的。在第一场，不仅交代了她的父亲由于坚持抗金、不事权奸秦桧而以身殉节的壮烈家世外，更突出了她同陆游忧国同心的爱国主义的精神面貌。她能诗，以诗言志，抒发心里愤世嫉俗的愤懑；她多情，情之所鍾，在于对故国河山和对陆游的深切眷恋。之后，她那富有浓厚色彩的爱爱仇仇的情感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剥茧抽丝，逐步深化，在国仇家恨的重压下，她以坚强的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承担起难以想象的思想重荷，劝陆游写下休书，要他安心去临安赴试，以实现除奸报国的誓愿。因此，即使剧情跌宕有致地发展到「别盟」时，在黯然魂消、愁肠寸断的气氛里，也没有给人以绝望的感觉。作者的这些情节、构思和舞台行动的设计是美好的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作者毅然地割舍去蕙仙捐身尼庵的消沉遁世的情节，也是有利于刻划唐蕙仙的坚强性格，这样既减了头绪，又加强了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。

以上浅议，并不是说苏剧《钗头凤》已是十分完美了。例如：演出本的演出时间太长，说明剧本中还有头绪可减，还当精炼一些。剧情跨越的时间也太久，几乎写了陆游的一生，扮演陆游的演员，难为他从小生、正生，一直演到衰派老生，也是够吃力的了。这些从演出中暴露出的问题，相信会在不断实践中获得解决的。还值得提及的是：苏剧在表演上的细腻多姿，其唱腔在音色上的委婉多变，给这出戏增添了光彩。